北史

一七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介朱榮 子文暢 從子兆 從弟彥伯 彥伯子敞 彥伯弟仲遠 世隆 世承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介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介朱川因爲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酋長代

勤大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冑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扶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嘗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粮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

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决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弟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

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
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
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
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
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内草草
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
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
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
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
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

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
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
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
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
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爲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
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
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諷朝士
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
度即遣胡騎四百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

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

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

酒一遍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悦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虚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号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别科使

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

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處處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

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万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

進榮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户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静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

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嘗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掎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

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兩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
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
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怕怏怏不
以万乗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豳涇榮遣其從
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
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
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
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

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嘗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嘗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爲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勳業宜調政養人榮便

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乗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

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
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
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
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
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
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
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
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

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悦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介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

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恱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

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

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
王道習曰介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
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
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與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
腰閒有刀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
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
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
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
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
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

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抽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正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

自臣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
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勒儛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踏地
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
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
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
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
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
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轀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
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

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叉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叉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靜初轉龍驤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冑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

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冑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爲主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乂羅卒無後襲乂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静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特此益横多所

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蹔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謡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

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
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嘗送臺使見二鹿授兆
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
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
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
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尒朱榮
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
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
夢神謂已曰尒朱家欲度河用尒作灃波津令爲之縮水

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
表挿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
黃塵張天騎叩宫門宿衞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
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擊幽於永寧
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衞
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
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
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
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
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乗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覲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内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弑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

間於是两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闕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

勇於戰鬬而無將領之能榮雖竒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虎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眞文成時幷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尒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竝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

尒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隅寧期同事陛下爲今日之佐
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
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
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
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
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
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
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尒朱節閔令舍
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
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

謡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撒土覔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宫中年十二敞自竄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賻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閒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

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滕州刺史迎長孫
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
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揔管政號嚴明吏人
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
嗣

仲遠彦伯弟也明帝末年介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
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姧
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
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
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

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

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

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

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
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
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
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案劒嗔目詞色甚厲
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
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衞氏出
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
縣牓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疎遠
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

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旣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師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

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擒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

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幘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且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轘轅爲顥所禽顥讓而臠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介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

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大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
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間之與介朱兆遂相疑貳自敗
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
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毋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
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
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灅波津爲人執送椿囚
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
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揔統肆州兵馬明帝崩
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

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鎭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鄴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鎭城人赫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勤酉長胡琛爲王號高平王遥臣沃野鎭賊帥破六韓忉黨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侵忉黨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

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
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
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
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
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
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
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
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
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天光

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巳天光岳

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

振尒朱兆仲遠等並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還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嚻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

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擒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擯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縣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

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黜除矣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方洽周益　周　之冕　孫　粹然校正

[illegible]三十六

[illegible]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介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介朱

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閒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旣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娶尒朱世隆姊故被尒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歘寧肯勠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幷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

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

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
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
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
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
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
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
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
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
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
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

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

勸孝武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閤已下負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閒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决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万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

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内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大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轀輬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恍愜徵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

徵仍竝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
史仍攝樂部進封戉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
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
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
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為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
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
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毎笙用十六管
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
㒵在十六為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
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

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
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
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
感衰攸繫安可不愼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
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
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脩廊宇非急之務寧
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
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
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

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脩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父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懷散

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鏁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燓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

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莊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兖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熈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

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伯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

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
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
長史歸義侯晉泰中子鵠貴乃贈荆州刺史子鵠逢北鎮
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
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
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
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
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
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

介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勸有粟家分濟貧者幷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介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介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旣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愬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介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

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
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
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
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
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
是州內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
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
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
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

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搃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万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

爵爲侯尋爲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介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許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介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介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

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鶡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深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

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
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
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介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
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
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
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
署王衞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
並為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
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

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
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
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
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為公魏長
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
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
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
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尉加
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擁關中有重兵深相委
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

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允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
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
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陁與和末齊神武並
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
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圍經
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
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
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
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乃復攻圍

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
至矣城中納之鈎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
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
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
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
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
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
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
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
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舊

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讋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介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眞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介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

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衞將軍及尒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尒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尒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尒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

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
失策兆乃捨之勝旣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旣
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万
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
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
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
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
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盪
爲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

介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

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從永嘉南度漢晉皆尔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權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一萬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

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
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万里杖策歸身闕庭
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
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
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
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
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
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闕中
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
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

公射以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大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摠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大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衞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

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眞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奉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

令克定恐讒慝生焉乃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万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荅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

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爲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万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

農於岐州北百里綱川使大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阬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禽之餘衆皆悉阬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

行雍州事晉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

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

周保定中録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悦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悦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禄大夫封栢人縣侯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悦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爲公攺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悦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悦共討曹泥悦誘岳斬之岳左右奔

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揔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駞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

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貌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

衛可環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尒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熈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録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咲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减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

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𡧍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抱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顥爲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爲本州刺史威脩甲仗人馬精鋭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仚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

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大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鶴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覷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

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

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
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
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
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
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
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遂時為都督以遐為
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
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
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

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寅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寅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寅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寅懼口乾色變不進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寅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侯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之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

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麤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
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氐羌見者皆畏
之加膽略騎射倜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
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
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㗅謂鴻賓
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
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為
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鄉也改三原縣為
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介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

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爵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將摸之絶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産也一字七寶遐

養之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鬭多先鋒陷
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
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從代
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
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介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
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介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
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
朗爲軍司先驅請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
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

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記以夔襄任已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尒朱

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即帝圖高窔其所由固非守節
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
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
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雖種異威遐方慕
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
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
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殘忍
死不旋踵覲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
梁覽見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騖雲雷之秋毛遐兄弟
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屡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五十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

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櫬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謇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櫬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

黃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慇懃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

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
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
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
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
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别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
師已次汝濵逢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雄曰
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
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
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
上䟽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

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縣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万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

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及尒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傜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

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寃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誅之一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

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荆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及孝莊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

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
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捕禽獲梟
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為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纂集城下纂出城謁
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
吾執河內手也尋為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
酋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不克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
害贈司徒公雄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
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

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産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寛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慍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勳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後字叔義有

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
滎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
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剋濟再遷尚書
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
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
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爲
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
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還東徐州刺史
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

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鄿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邪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京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

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没於劉聰聰敗没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踈表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

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豪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万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閤卿尚書郎閤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

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沈
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
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
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竝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爲兼員
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
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弱
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
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
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

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有子素目德源從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

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

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並有能
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
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
等並爲齊神武所誅
髙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
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
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
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
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爲政清斷吏人畏
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謚曰成

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尔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賜

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彧勸
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
循河東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
書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安喜縣公尒時尒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
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
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
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稷不安
可爲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
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

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

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号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内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秘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

致零落可令道穆揔集帳目幷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
穆又上䟽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
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
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
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
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
者豈可勝道哉目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
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所逃罪如目鄙
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隷廷尉以五品選歷
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

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别館御史
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
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敢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
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
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藂棘之下受罪吞
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介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
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
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介朱世隆等戰於大夏門北道
穆受詔督戰又賛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

北道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介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死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

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寀閭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処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一年損益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竝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侍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目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曰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

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
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
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䟽以爲自正
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継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
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
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
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肯
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
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傜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勤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去謙之有學藝除爲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諸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㦤事佛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脩者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

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詁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獘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袄未

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
揚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
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
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
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
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
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
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
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

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怛以爲憾至是世
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
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
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别
有集録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
寃屈謙之弟謹之字道脩父崇既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渠
氏
綦儁字擄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
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悦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
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

帝曰廣陵王雖為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㥄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

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擿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負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

百餘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
收敘偉遂奏記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
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
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脩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
薦為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
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
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
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
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
言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入

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循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纂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万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

素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徒
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
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
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
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
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
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
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爲尚書右丞仍脩史

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卒子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一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万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侍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衘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

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尒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

蜀拜散騎常侍後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
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尒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
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
曰公士馬不出万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
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
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
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天下
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封趙平
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時
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

屬天穆北度既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
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
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
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
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怡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
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
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
用而雅道蔑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

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五十